

B22-486
清·汤鹏著

浮邱子

浮邱子一书益阳汤鹏海秋所作也其书立一意
为幹而分数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大抵言军国利
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寻蹊要眇一篇
数千言者九十餘篇最二十餘万言汤氏每遇人
輒曰能过我一阅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



出版

清·汤
鹏 / 著

浮邱子

王子羲·石彦陶·陈子定 / 标点
岳麓书社出版

本书标点：王子羲

石彦陶

陈子定

责任编辑：陈戌国

封面设计：许康铭

浮邱子

〔清〕汤 鹏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198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10,000 印张：13.125

印数：1—2,200

ISBN 7-80520-034-3/B·1

书号：2285·5 定价：3.00元

益陽湯海秋著

浮邱子

道州何紹基題

同治刊本《浮邱子》書影(扉頁)

則古上

浮邱子曰。昔子與自智。毋自勇。毋自名。毋自功。以愚天下者。不能天下者也。凡自勇。以先天下者。不能先天下者也。凡自功。以蓋天下者。不能蓋天下者也。凡自名。以落天下者。不能落天下者也。君子毋自智。智有宗。毋自勇。勇有守。毋自功。功有底。毋自名。各有歸。則可謂納之於軌物也已。君子出一言。思其然。不以逞其不然。致一行。思其濟。不以騁其所不濟。其然者。昌之。其不然者。湔洗之。其濟者。廣之。其不濟者。刈之。則可謂裁之於義理也已。君子諸達只出。弗病其露也。局密只入。弗病其藏也。縱橫旁曉。弗病其過也。老成寬好。弗病其不及也。猛鷙弗病其勁也。委蛇弗病其曲也。守嘿弗病其方也。畫奇弗病其闕也。端修弗病其質也。也谷弗病其文也。則可謂高之於體段也已。君子轍跡。

同治刊本《浮邱子》書影(卷一)

前 言

清道光年间作《浮邱子》一书的汤鹏，字海秋，自号浮邱子，湖南益阳人。道光初进士，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卒，享年四十四岁。其友人姚莹为作传，将他和魏源、龚自珍、张际亮同列为当时“四子”。梅曾亮为作《墓志铭》，概述其生世，赞扬其文章。后来《清史稿》为汤氏立传，盖据梅氏《墓志铭》而作，文字雷同，而《墓志铭》较详。

道光年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政府腐败无能，在帝国主义列强坚舰利炮的打击下节节败退。爱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睁大眼睛看世界，思索救国的办法。其时汤鹏任御史，“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最后以言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非国体”，被罢了御史官。“是时英吉利扰海疆，求通市。鹏已黜，不得言事，犹条上三十事于尚书转奏。”（见《墓志铭》、《清史稿》）“而后弥利坚求改关市约，有君奏中不可许者数事。”（见《墓志铭》）不得言事，犹不愿置国事于不顾，犹力主阻止英美等帝国得寸进尺，汤氏可称得上爱国志士。他在《浮邱子》的《辨莠》、《原教》等篇及其他诗文里，斥“虏骄”，斥外人之传教，如此等等，也鲜明地表达了爱国思想。

“鹏负才气，郁不得施，乃著之言，为《浮邱子》一书。”（《清史稿》）他自己很喜欢、很看重《浮邱子》。这部书是他的思想的寄托、才华的表现，既是发愤之为作，也是精心之结撰。在本书总结性文字《树文》篇里，他写道：“其指务在剖析天人王

霸，发抒体用本末，原于经训，证于史策，切于家国天下，施于无穷。其心务在琢磨主术臣道，护持国势民风。”他还一一阐述了其书九十一篇的主旨，把自己的用意和盘托出。读者细读全书，参看梅曾亮的《墓志铭》以及姚莹的《汤海秋传》，对《浮邱子》其书的思想性及艺术性当有深切的理会（其内容丰富的思想足以启迪后人开拓思想，其支幹相演、汪洋恣肆的文章则使后人欣赏到文言论说文的佳什），这里无须词费。但有一点要特别提出来请读者注意的，就是汤氏主张改革的思想。

此书首标“则古”，乃是针对时弊而发。他的《十弊》、《尚变》、《五习》、《左评》等篇，把改革政治、革新思想的主张发挥得淋漓尽致。《尚变》篇一口气讲了“四十变”，而后说：“循乎《诗》之言，丰草不去而不可以穡也，犹之乎弊政不变而不可以国也。循乎《书》之言，颠木虽甚而可以槩也，犹之乎弊政虽甚而可以变也。噫！变之时义大矣哉！”《五习》篇末则大发如下的慨叹：“《传》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言习不可以不更也。……予何人乎？生斯世也，为斯民也，望仲尼、子舆而不得见，则庶乎汲黯、卜壺之亚乎！……苟礼义之不愆，则庶乎取千万人之积习而磨洗之乎！苟发愤而不知老，则庶乎取数百年之积习而薰蒸变化之乎！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予未之逮也，其有志乎！”这简直是以改革当时社会为己任了，颇有点一往无前的气概。

历代具有改革精神的人，意气踔厉，大都负有狂名。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一时间或长时期不被人们所理解。讥笑甚至来自同一个营垒。“行不群以颠越兮，又众兆之所哈也。”“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楚辞·九章·惜诵》）这可真是“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离骚》）。两千馀年前的屈原想在楚国搞点改革，遇到了顽强的阻力。两千多年后的汤鹏也想有所

作为，但他终于只能说说空话罢了。当时统治者压根儿没有重用他。“狂名一鼓，万口嚣嚣。”（曾国藩《祭汤海秋文》）连有见识的曾国藩说起汤鹏，也认为“其人诞言太多，十句之中仅一二句可信”（见曾国藩道光廿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家书）。曾氏之出此言，可从两方面解释。一是由于他的思想、性格与汤氏有点区别。他平生言行谨慎，颇能藏而不露，比较地循规蹈矩。他对朝廷怀着刻板的忠诚。二是曾氏也许看出汤鹏确有狂诞奇僻或者迂远之处，看出汤氏的言行在那个天下毕竟通不过，不合时宜。所以脚踏实地、忠诚而且保守、城府很深的他才讥之为“诞言”吧？但另一方面曾氏又说“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见道光廿二年十二月廿日家书），可见“才气奔放”而发“诞言”，不完全是贬词。曾氏《祭汤海秋文》说：“凡今之人，善调其舌。君则不然，喙刚如铁。锋棱所值，人谁女容？……授我《浮邱》，九十其训。韩悍庄夸，孙卿之酝。麀义斗文，百合愈奋。俯视符、充，其言犹粪。我时讥评，君曾不愠。”其人也喙刚如铁，其书也悍而夸且酝。曾氏对其人其书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这里似乎还有必要说明一点：汤氏是爱国志士，具有改革的精神，但他到底是满清王朝的忠臣，只是怀着与曾国藩稍有不同的忠诚即诤臣之忠。其言其行固有别，其忠贞无贰则相同。他希望有圣君贤相，他斥责历代反对朝廷的“流贼”，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立场是鲜明的。他指斥时弊，却不曾找出产生弊政的根源，不敢触及当时最高统治者一根毫毛。他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不可能完全正确。他的《浮邱子》里表现的世界观、历史观及其他各方面（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等）的思想都有待分析批判。他主张改革的言论，有些大而无当、迂而不实、治标不治本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国藩批评他“诞

言太多”，不是毫无道理的。还有，书中稽古引典，记诵也不完全准确。

梅曾亮《墓志铭》、熊少牧《序》以及后来赵尔巽等人的《清史稿》，都说《浮邱子》一书“最四十万言”。其实不对。此书实二十餘万言。汤氏自己在《树文》篇里也说“其言二十万有奇”。这才是准确的数字。

《浮邱子》一书久不再版。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早就将整理此书列入规划。由于汤鹏刻意仿古，多用掌故，好用通假字、异体字，整理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益阳师专的王子羲、石彦陶两老师承担了这一整理任务。他们以湘阴李黼堂同治刊本《浮邱子》为底本，大致依中华书局所定古籍标点条例，在汤鹏的家乡进行标点工作，筚路蓝缕，为功不细。后来，陈子定先生为此书整理工作费力不少，纠正了一些文字及句读之误，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现在岳麓书社用横排简体印行此书，奉献给我国正投身于改革事业的广大读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真正的改革，无论就其性质、深度还是广度说，都是汤鹏氏料想不到的）。整理工作可能还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指正。这篇《前言》也难免错误，亦请读者批评。

陈戍国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日

序

海秋得年仅四十有四，所已成书，《四书艺》六卷，古今体诗三千首，《浮邱子》四十馀万言，而奏议杂著尚未及录。炜矣哉！才之奇、气之勇、文之多且工如是，世有几人？宜乎好之者誉不容口，即憎之者要不能不心折其文也。然海秋岂翹一文人之杰哉？

道光壬辰、癸巳间，余与游，最习见。其于时政得失、海内人才之贤否进退，私居恒为之忧喜。使非浮湛郎署，得所凭以竟其志，必矫然有以自见者。至其笃情伦纪，能刻苦处其所难；相知有急，损己应之无吝色。惟性激少和，一语偶拂，辄齟齬；及悟，仍谢咎。虽于余亦然。然不失为君子。其为文也，皆自道其所得也。时而雲垂海立，时而月皎风疏，时而玉佩华绅，时而斜簪散髻，连扑旁魄，无有端倪，非韩子所谓“能自树立，不因循”者耶？

是集经纬万端，自成一子，湘阴李黼堂为刊行之。上元梅伯言曾亮，深于文者，与海秋同官农部。方撰《浮邱子》，伯言绝赏；没后，为表其墓，稿久逸矣。余偶得之篋衍，属黼堂并存简首。工既藏，余披览再过，不胜游旧之感，因识词简端，以纾吾思。

同治乙丑仲夏，雨舲熊少牧序。

汤海秋传

(桐城 姚 莹撰)

海秋汤氏名鹏，湖南益阳人，道光三年进士。初为礼部主事，年甫二十，负气自喜。为文章震烁奇特。诸公异其才，选入军机章京，补户部主事，转贵州司员外，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君在军机，得见天下奏章。又历户曹，习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书大吏，多所议论。及为御史，再旬而章三上。有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其人讦之。上置尚书吏议。君以为司官朝吏，过失当付有司，不可奴隶辱之；此臣作威福之渐也，吏议轻，不足以儆。援嘉庆中故事争之。上以为不胜言官任，罢回户部员外。而君方草奏，大有论建，未及上而改官。君见其言不用，乃大著书，欲有所暴白于天下。为《浮邱子》九十一篇，篇数千言，通论治道学术；《明林》十六卷，指陈前代得失；《七经补疏》，明经义；《止信笔初稿》，杂记见闻事实。诸作皆出示人，惟《止信笔初稿》人多未见。或问之，曰：“此石室之藏也。”英夷事起，沿海诸省大扰。上再命将无功，卒议抚通市。君愤甚，已黜，不得进言，犹条上三十事于尚书转奏焉。大臣用事者曰：“书生之见耳！”上虽召见君，而无所询，报闻而已。君是时已更为本部四川司郎中，京察亦竟不得上考。君感慨郁抑，诗多悲愤沉痛之作。二十四年七月卒。年四十四。

君少为文，有奇气。初成进士，所为制艺，人争传其稿，市肆售之几遍。君曰：“是不足言文也。”取汉魏六朝迄唐人诗歌追

拟之，必求其似，务备其体，已梓者三十餘卷。又好为文，尝谓其友人曰：“汉以后作者，或专工文辞，而义理、时务不足；或精义理、明时务，而辞陋弱；兼之者惟唐陆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为归。”其持论如此。

姚莹曰：道光初，余至京师，交邵阳魏默深、建宁张亨甫、仁和龚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颇訾之。亨甫诗歌幾追作者。默深始治经，已更悉心时务，其所论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厉，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世乃习委靡文饰，正坐气恭耳。得诸子者大声振之，不亦可乎？以宗室尚书之亲贵，举朝所屏息者，而君倡言弹之，亦见骨鲠之风矣。君又与宜黄黄树斋、歙徐廉峰及亨甫以诗相驰逐。岁在丙戌，余服阙入都，诸君与周旋久之。树斋以编修为言官，数论事，洊至大用；廉峰及君，则以言黜：幸不幸殊焉。辛卯，余再入都，廉峰已病，未幾卒，定庵继之。癸卯台湾之狱，亨甫力疾赴余难，因不起。犹忆君探余狱中，及出狱后，与诸君置酒相贺，又同治亨甫之丧，依依送余出都门时也。默深成进士最晚，以知州需次；亨甫则未一第而歿。余待罪蜀中，树斋亦以事更罢为部曹。俯仰二十年间，升沉存歿若此，悲夫！

户部郎中汤君墓志铭

(上元梅曾亮撰)

君姓汤氏，讳鹏，字海秋，湖南益阳人。父义豈，妣戴恭人。

道光三年，君年甫二十，成进士。所为制艺，列书肆中，满街士人模拟，相接得科第。而君是时已专力为诗歌，自上古歌谣至三百篇、杂骚、汉、魏、六朝、唐，无不形规而神絜之。未幾，成诗集三千首。

其始，官礼部主事，既兼军机章京，旋补户部主事，转贵州司郎中，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年始三十餘，意气蹈厉，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者。其议论所许可，惟李文饶、张太岳辈，徒为词章士，无当也。于是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最后以言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事，言过当，且在已奉旨处分后，罢御史，回户部员外郎，转四川司郎中。是时，英夷扰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言事，犹条上书转奏夷务善后者三十事，虽报闻。而后弥利坚求改关市约，有君奏中不可许者数事，人以是服其精，非疏阔大略者也。

君既负才气，久居曹司，以为事无论利钝成败，有所为，当震爆人耳目。苟不得施于事而著之言，使吾书出，而人以为古尝有是言，虽工弗贵也。于是为《浮邱子》一书，立一意为幹，而分数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则支复为幹；支幹相演，以递于无穷。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寻蹶要眇。一篇数千言者九十餘篇，最四十餘万言。每遇人，辄曰：“能过我一阅《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姚石甫以台湾道创英夷，受

诬诉；事白出狱，君大喜，觞客于万柳堂，为石甫贺。予于是始识君，得读《浮邱子》者。君尝为会试同考官，门下浸至九列，誉君者不患无其人，顾欲予言为可否；于是叹世徒畏君之才而豪，不知其不自足者乃如是也。呜呼！君今其死矣！士而才，固宜负病于世，迨既死，而世无见其病者，独其才在耳。君之名其可无虑于后世矣！

君卒以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九日，年四十四。未卒前，过予曰：“石甫以同知官四川，为大吏者当何如？”既而曰：“天下事，恐难满人意也。”后八日而卒。余过长椿寺，记与君揖张亨甫柩而归也，未逾岁，而君复殁于是，辄黯然伤之。

君娶于罗。子：俶佶、佶昭、什昭、启昭。孙，惇允。女二人，适李，适杜。以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葬君于益阳县东乡金盘山之原。其友王锡振为之状，谓曾亮曰：“铭以属君。”乃为之词曰：

天与以才副之气，神豪语快士所悸。

大力者推幸以遂，容头平进不可意。

摧坚犯难壮莫掣，蹶而改图幾后世。

四十餘万载厥字，魂虽埋幽灵不翳！

浮邱子目录

卷一	则古上 (1)	则古中 (8)	则古下 (12)
	三要 (17)	十蔽 (21)	甲权 (24)
	乙权 (27)		
卷二	白术上 (31)	白术下 (36)	训始 (44)
	训终 (47)	辨萌 (51)	训化 (56)
卷三	去壅 (61)	甲缪 (66)	乙缪 (69)
	甲匡 (72)	乙匡 (74)	释均上 (77)
	释均下 (79)	甲私 (81)	乙私 (84)
卷四	儒解上 (89)	儒解中 (94)	儒解下 (99)
	直解上 (102)	直解中 (105)	直解下 (113)
	仁解 (117)	礼解 (118)	训劳 (119)
	训通 (122)		
卷五	尚变 (127)	尚特上 (135)	尚特下 (141)
	三疾 (147)	五习 (152)	仕解上 (154)
	仕解下 (158)		
卷六	九材 (162)	八抑 (168)	审类 (175)
	讽群上 (185)	讽群下 (193)	
卷七	原爱 (202)	原憎 (206)	四辨 (210)
	相经 (214)	左评 (223)	柄言上 (233)

柄言中(237) 柄言下(240)

卷八

训名上(244) 训名中(248) 训名下(253)

释用 (258) 三衡 (265)

卷九

释和上(270) 释和下(278) 原宗 (281)

原辅 (284) 原傅 (288) 原封 (290)

审任 (295) 训史 (300) 训使 (302)

训令 (304)

卷十

训吏上(306) 训吏下(309) 医贫 (313)

刺奢 (320) 辨荒 (322) 训廉 (325)

训退 (330)

卷十一

训厚上(333) 训厚下(335) 原教上(337)

原教下(342) 辨莠上(348) 辨莠下(353)

储武上(358) 储武中(363) 储武下(369)

卷十二

释忱 (374) 原刑 (377) 植节 (380)

甲戒 (382) 乙戒 (385) 甲慚 (389)

乙慚 (392) 树文 (399)

浮邱子卷一

则古上

浮邱子曰：君子毋自智，毋自勇，毋自功，毋自名。凡自智以愚天下者，不能愚天下者也。凡自勇以先天下者，不能先天下者也。凡自功以盖天下者，不能盖天下者也。凡自名以聋天下者，不能聋天下者也。君子毋自智，智有宗；毋自勇，勇有守；毋自功，功有底；毋自名，名有归；则可谓纳之于轨物也已。君子出一言，思其然，不以概其不然；致一行，思其济，不以骋其所不济。其然者，昌之；其不然者，湔洗之。其济者，广之；其不济者，划刈之；则可谓裁之于义理也已。君子豁达以出，弗病其露也；周密以入，弗病其藏也；纵横旁魄，弗病其过也；老成宽好，弗病其不及也；猛鸷，弗病其劲也；委蛇，弗病其曲也；守默，弗病其方也；画奇，弗病其圆也；端恚，弗病其质也；雍容，弗病其文也；则可谓详之于体段也已。君子辙迹有弗践也，耳目有弗考也，思想有弗营也。君子居迹以馭远，所弗践如〔共〕〔其〕践；执简以治繁，所弗考如其考；主静以该动，所弗营如其营；则可谓鸿之于作用也已。

君子纳之于轨物，然后能裁之于义理；裁之于义理，然后能详之于体段；详之于体段，然后能鸿之于作用。君子曷施而每进益上如此也？《说命》之言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毕命》之言曰：“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是故君子必于